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史彌遠廢立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㬢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
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
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幬又更
名詢
嘉定十三年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

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為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

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名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名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家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

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
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
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
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
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
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
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

曰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馬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棨立之意益堅乃曰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

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以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

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茍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名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經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

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

韓侂胄蓄養群奸指正為偽外挑強隣流毒淮甸亟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丙實無意

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黄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

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丙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晋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名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名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甍聞尋詔追貶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

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顧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絶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盡善臣

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

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簒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以

此身受此污辱也盡亦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徳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恥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强以無上久則内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

也盛韋李知孝其鷹犬也馮𢎞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

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横抹之　秋七月罷

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閒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大師

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金河北山東之沒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僧格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硐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陜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

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辟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兎盍遂舍之薩木哈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呼蘭撒爾必南征鯨懐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

廣寧等州下之穆呼哩帥先鋒蒙古布哈權師烏葉爾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嚕阿嚕岱圖克坦拜札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

踰潼關崤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别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陜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布遜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珠赫呼髙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

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貳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葉爾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

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道潤有勇畧敢戰鬬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

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尼格迪音郭文振及威州剌史武仙所部精鋭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十二月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劵金印分鴻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隷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

城時州人趙瑨從穆呼哩為署百户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

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名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

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平陽兵少援絶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顔憑徹痕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富拉搭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珠赫呼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

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完州復敗仙將葛鐵槍于新樂遂南掠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于

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珠赫呼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輙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

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還汴欲置乣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摶多厚撫乣軍而摶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卓達之難而中都以亾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摶多二人也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隷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圖克坦鎬等言制

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西陜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

手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司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强　秋七月金使烏庫哩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蒙古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恒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達呼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崮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

戰敗之遂薄黄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
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諂楚丘
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
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
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　乃留蘇呼呼圖哩以
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户薩里台曰東平
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内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
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

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絶行省呼爾噶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蘇呼呼圖哩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薩里台以穆呼哩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

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呼哩以石天應守葭自將兵攻綏德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攻延安金元帥哈達與納哈塔邁珠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堅難

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穆呼哩

狥青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

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

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挐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穆呼

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

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

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穆呼

哩遂趨長安使烏呼鄂爾台布哈屯守之遣阿齊台將兵斷潼關　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

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僕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翁科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嚕岱守河中阿嚕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嚕岱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嚕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

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岱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晛歸　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

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陜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特穆津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

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顔禪華善為前鋒禪華善擐甲上
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蓰自有蒙
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
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一軍皆回鶻奈曼羌渾及中
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禪華善馭之有方坐作
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
諸軍倚以為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伊喇豐阿拉敗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汲先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眞定仙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　冬十月蒙古諤格德依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翁郭羅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拉豐阿拉赫舍哩要赫德等懼其泄事機

留之及豐阿拉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翁郭羅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郭羅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圖類帥衆入陝西鳳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栅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原政事完顏哈達及伊喇豐阿拉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哈達豐阿拉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豐阿拉言北兵勢威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

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人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哈達豊阿拉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哈達豊阿拉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戌之　金完顏禅華善敗蒙古將蘓布特于倒回谷

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類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黄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圖類然之白于蒙古主蒙

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圖類先趨寶鷄綽布干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綽布干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圖類聞綽布干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圖類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為

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善努棄京兆東還㑹樞草火鄂和元帥板子鄂和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鄂和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鄂和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鄂和在鳳翔為監戰

奉御禄爾所制有隙及攺河中總帥同起名禄爾遂譖
鄂和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
節因杖殺之而鄂和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
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十一月
蒙古圖類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
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名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
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
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

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月哈達豐阿拉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禪華善武仙兵皆會之遂屯順陽圖類將兵渡漢江哈達豐阿拉召諸將議由光

代截江與戰及敌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阿達茂皆曰
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内空虛必為所潰豊阿拉曰使彼
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哈達
豊阿拉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於
山後蒙古兵覘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
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
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
却其在西者望豊阿拉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

嵒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郤而擁之必勝矣豊阿拉曰江路已絶黄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豊阿拉乃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豊阿拉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豊阿拉乃入鄧州城慳軍

士迷路鳴鐘招之哈達豊阿拉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葢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台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博索不從而遣瑪辰楚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瓜爾佳薩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

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實克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類以師來會瓜爾佳薩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瑪辰楚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

蒙古主入鄭州遣蘇布特攻汴金主台羣臣議所守有言珠赫呼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台在京軍官於上清宫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

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攺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

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
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
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急
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
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峯山
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
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
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

林中遂走蔡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

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豊阿拉已失所在哈達遂

與禅華善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圖

類與金相持遣琨布哈齊拉衮等赴之至則金軍已

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

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

我殺黄河為我有不降何待禅華善趨避隱處殺掠稍

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

騎夾之詣圖類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禅華善也
大昌原衞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
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
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
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
生當令我得之豈阿拉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圖
類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内死耳遂
殺之金之健將鋭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

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登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圖克坦拜札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哈傳旨召烏登援汴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赫伸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

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陜烏登發閔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氷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餒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赫伸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圍歸德府金行省什嘉鈕勒緝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

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顔薩布為左丞相薩布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絶金主大懼平章政事愽索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隷諸帥　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連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

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宜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

伊喇豐阿拉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鄂和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博索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

官皆至進箋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壊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韃軍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宫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

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歎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宫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

守之初博索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

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閒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絙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輙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内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户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

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叅政遲嘉喀齊喀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耻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飲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

王族禁錮汴京髒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塟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户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絶　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呼沙呼合兵入援仙

至容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邏嘉喀齊喀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喀齊喀屯中年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絶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顔珠赫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

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内族吾準復覰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吾準為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吾準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玫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内有蓬子約三升玫珠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

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玫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荅準荅準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錫瑪喇愛錫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愽諾所告金主怒送愛錫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金

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决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决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决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

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激三軍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富察固納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叅政內族鄂楚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黙然固納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博索右副

元帥鄂楚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拜札等帥諸軍扈從參政訥蘇肯樞副兼知開封薩尼雅布裹城四面都總領珠赫外城元帥東面巴薩台南面珠嘉約爾珠西面崔立北面富珠哩滿努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内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鬨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自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攺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

皇后妃主别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翬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𡻕翬金主决意東行進次黄陵岡博索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琨敦綽斯曰太后中宫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

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
索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感之遂
一意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什嘉鈕勒緝
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
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輝
爾古納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力戰而死金兵溺者
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漚麻岡遣博索

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
自河南渡河博索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
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博索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
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
兵至決戰少頃博索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
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阿里哈等六七人夜登舟
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
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錫布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

諸軍怨憤金主乃暴博索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見富察固納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博索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内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

皮器物皆貢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南元帥崔立性
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
布曰自車駕出京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
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
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
不然徒欲以一身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
布不荅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

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劒指完顏訥蘇肯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訥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爾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宫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台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

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蘇布特軍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為

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賚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

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夏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瘞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

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宗屬兩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蘇布特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

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

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什嘉鈕勒緷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富察固納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

金主名固納謂曰紐勒緷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固納以
馬用本歸徳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
召用計事而不及巳因謀圖用時蒙古特穆徳克圍亳州
且日遣兵薄歸徳民心揺揺固納請北渡河再圖恢復
紐勒緷沮之固納不悦乃私與完顔用安謀邀金主幸
海州金主不從固納積忿異志益定孛𨂏以聞金主深
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內族習顯陰察其
動静阿里哈反以金主意告固納金主復懼固納馬用

相圖因以為亂命牢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固納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宫刼朝官聚于都水瑪哈尼宅以兵監之驅紐勒緯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刼直長博諾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劔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固納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固納提兵入見言紐勒緯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紐勒緯

罷而以固納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瑷相猗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吕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瑷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

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富察固納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固納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固納因其母以計請和固納乃寀與特穆德克言欲刼金主以降特穆德克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固納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寀令固納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固

納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德克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固納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特穆德克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固納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富察固納既敗特穆德克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益悲

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
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内侍局令宋珪奉御紐祐禄温
綽烏克遜愛錫等密討固納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
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
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
及固納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固納力陳不可至於
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
以固納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

相議事而令温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固納進見温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劒斬之固納中創投城下以走温綽愛錫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温綽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金主以强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内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

思烈命左右射之間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凌噶瑚圖克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陳卒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觧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内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强多以輕騎擕妻子出奔蔡州

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擬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

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

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𠫭知政事富珠哩小洛索僉書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鉅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

之志近侍久困睢陽韋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韋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鋭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

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固納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

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

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台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懐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絶

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烏色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

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爾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和歡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庫哩瑚嚕懽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叅知政事穆延烏登僉書樞密院富珠哩中洛索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

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瑚嚕畏縮命瓜爾佳玫珠代之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固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

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固岱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巵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

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

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栅自蔽呼

沙呼摘三百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决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業嚕約源州

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顔𦔳布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

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永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合理博之後博索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己酉承麟即位時孟珙

之師向南門至金守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丙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洞開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師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寳玉眞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

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
言訖赴汝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
是參政富珠哩小洛索烏凌噶瑚圖克總帥元志元帥裕
色爾赫舍哩栢壽烏庫哩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
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
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寛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
已宜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
奉御京錫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

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輙以聖主心困武侯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

詔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夏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十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哈拉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

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塟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

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璦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名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

乗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黄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鋭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

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

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
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
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内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
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
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
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懐利
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
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

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内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饑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凛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

籍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
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
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
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途陛
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
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
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
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

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强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

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

人既滅與北為隣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筭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卒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執政不能從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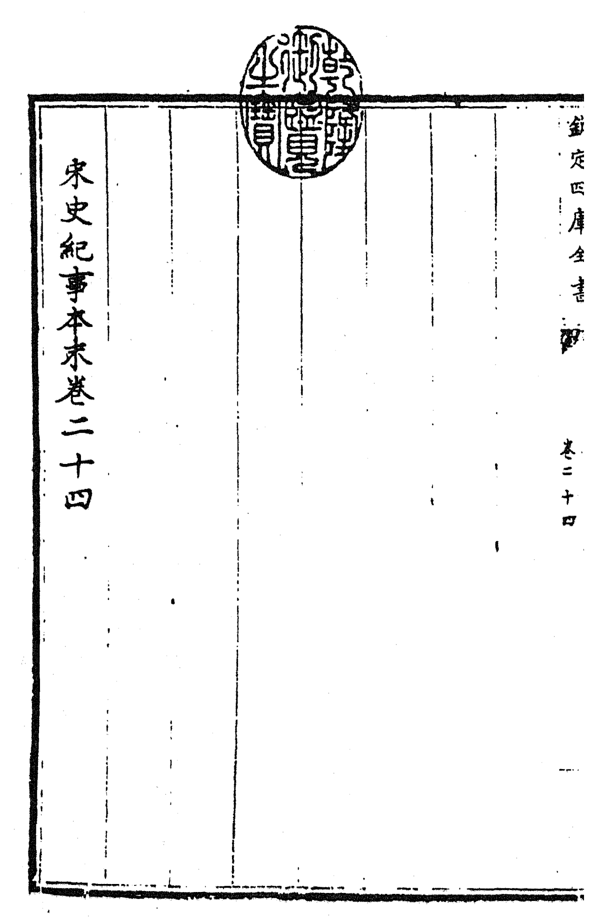
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爾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薩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鬭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内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刼奪烝淫暴虐大逆

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

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

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

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効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